



无界散文

新疆坦途

郁笛·著

散文
文界

+

新疆坦途

郁笛·著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新疆坦途 / 郁笛著. — 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5.10

ISBN 978-7-5378-4548-9

I. ①新… II. ①郁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219308号

书 名 新疆坦途
著 者 郁 笛
责任编辑 李向丽
书籍设计 张永文

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
邮 编 030012
电 话 0351-5628696 (太原发行部)
010-57427866 (北京发行部)
0351-5628688 (总编办公室)
传 真 0351-5628680
网 址 <http://www.bywy.com>
E-mail bywycbs@163.com
经 销 商 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16
字 数 230千字
印 张 16.25
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
印 次 2015年10月山西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78-4548-9
定 价 32.00元

—
目
录
—

院子里的羊	/ 001
阜康	/ 003
榆树沟	/ 005
山坡上的羊群	/ 007
库姆塔格的沙	/ 009
罗布麻的荒野	/ 011
沙雨	/ 014
孤单的芦苇	/ 017
草色	/ 020
哈日图热格	/ 023
悬崖上的树	/ 026
树叶上的尘土	/ 029
乔格达依之桑	/ 032
巴拉曼的黄昏	/ 035
麻扎塔格，涉沙而过的河流	/ 038
吐尔逊的庄园	/ 041
寻杏石城子	/ 044
微小的蜻蜓	/ 047
吾守尔的果园和他的午宴	/ 050
荒原牛栏	/ 052
深夜，开往哈密火车	/ 055

山顶上的云朵	/ 058
困倦的羊群	/ 061
沿着一条河流的方向	/ 064
天边牧场	/ 068
偶遇野马	/ 071
小镇恰库尔图的前世今生	/ 074
夜宿北屯	/ 077
布尔津河的火焰	/ 080
老房子里的旧时光	/ 083
午后的陶	/ 086
热斯坦街上的敲打声	/ 089
老街黑茶	/ 092
库车的味道	/ 096
头河源记	/ 099
骆驼桥往事	/ 102
小渠子的雪	/ 106
团结大队	/ 109
昭苏夜行记	/ 113
高坡上的油菜花	/ 116
草上夕光	/ 119
荒芜的秋风	/ 122
落叶有痕	/ 125

秋望	/ 129
瘠薄的寒意	/ 132
宿客未眠过夜半	/ 135
大雪围城	/ 138
旧瓦上的霜迹	/ 142
他乡若梦处	/ 145
一树麻雀	/ 148
红山遇雨记	/ 152
珠江路上的风花雪月	/ 155
暮色	/ 157
被宰杀的羊	/ 161
城南春雪	/ 164
流浪狗	/ 167
纪念碑上的麻雀	/ 170
旧墙上的丝瓜花	/ 173
夜风寒	/ 176
摇曳的深巷	/ 179
仰面朝天	/ 182
胡子是我脸上的衣服	/ 185
四面八方的城	/ 189
隐约的桃花	/ 192
清风令	/ 195

河滩路	/ 198
月光草垛	/ 201
水塘，一片芦苇和一只小鸟	/ 204
哭泣的女孩	/ 206
雪地上，被风吹远的年夜的灯光	/ 208
有一些悲伤终要归来	/ 211
需要多么远，还需要多么长	/ 214
无边的寂静在远方等我	/ 216
问水帕米尔	/ 218
石头上的城堡	/ 220
黄昏穿越乌帕尔乡	/ 223
盖孜村上空的乌鸦	/ 226
一条狗在旷野里的吼叫	/ 228
一条缰绳在孤独地奔跑	/ 230
赛尔亚，抖地毯的女孩	/ 232
黄河水大桥浩荡的芦苇	/ 235
悬崖边的火焰	/ 238
转身，一次沙漠里的行走	/ 241
这个夜晚我闻见了青草的味道	/ 244
我望见了风，那些落叶中的盘旋	/ 246
一棵树的荒原	/ 248

院子里的羊

早春的南疆，阳光混合着尘土，在一些晴朗里，广阔而无垠，像极了一些传说，似乎永远陈旧着，遥远着，隔膜着，也干燥着，还有这样的年月里，忽远忽近的凉爽。

院子里遍布着干草和羊粪的味道。两只鸡，是因为打架，还是因为爱情的缘故，而相互追逐着，扑棱着翅膀一前一后地飞上了草垛，那是一棵枣树还是梨树上堆着的柴草，便先后迎来了两次小规模的风。

一南一北，两根木桩上，拴着两头牛犊。牛犊敦实，也显得憨厚，是那种愣头圆脑的牛犊子，有一搭没一搭地抬起头来，看着院子里走来的陌生人，说不上喜欢还是讨厌，似乎和自己的处境毫无关联。

羊群里似乎有一阵低语的议论，或者争吵。羊们推搡了一阵子，没有什么结果，也便各自低头吃草去了。

我注意到的是另一只羊，和它毗邻着的一只鸡，一只金鸡独立的鸡，在闭目养神。

羊，是一只老羊了吗？它的四条腿上，肚皮上，早在冬天之前，或者更早的一些时候，已经被彻底地剪过了吧。不然，它的背上，那长长的，被污染了的，泛起了黄色的白色羊毛，活脱脱像极了一袭冬天的披风……

有一点怪，有一点酷，有一点耍宝！这只披着披风的羊，向着门口的方向，对着一群兴奋不已的到访者，茫然中一语不发。

而鸡呢？我可爱的枣红色大公鸡，你用一条腿，定定地立在那只披着披风的羊跟前，雕塑一般地凝固着，让人一下子喘不过气来。你只用了一条腿，那样美丽地站立着，孤立在小院里。你没有声音，也不曾转

动一下木呆中的眼神。你的那一条腿，深深地收缩在胸脯里，隔着厚厚的鸡毛，我以为是自己终于发现了一条腿的鸡呢！你那样卓然，完全不是为了作秀，不是即兴的表演。你没有一点要配合那只要宝披风的羊的意思，你的神态安静，远比那只东张西望的羊，要淡定得多呀。

一只鸡，什么时候学会了金鸡独立。一只披着披风的羊，什么时候，也开始了在春天里的张望。

而加依村的春天，还需要慢慢展开。

阜康

忘记了是哪一年春天，应了杭州归来的林之约，往天池小住。最先的住地，竟是阜康小城车站边上的一交通旅社。蓝色玻璃幕墙的现代化气派，终抵不过阔土蓝天的高远，自惭形秽了些。好在林是一个云游四方的侠客，只是看在眼里，并不往心里去。也有可能，人家早已习以为常。

天色尚早。下得楼来，站在挤作一团的车站边上，看一众人影，熙熙攘攘着，倏忽间，鸟一般散去，心里面小小的悲哀，便又恢复了平静。往来车水稀，何曾见马龙，遂推开了马路对面的酒肆，二楼，临窗而坐。四只小菜，二两薄酒。林不酒，但兴浓。话题扯得远了，不觉酒尽，又来一瓶二两装的北京“小二”。浑然间，酒色晕染，红霞飞上了脸颊，滔滔乎，不绝耳，全然我一人独酌。那晚，我跟跄下楼，脚步东倒西斜，说了什么天边的大话，忘得一干二净了。

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已近中午。醉酒后的胡言乱语，一点也没有搅扰林一夜的好梦。早已洗漱停当的林，只是笑而不语。我知道昨天晚上的大话江湖，全都是一些推心置腹的“豪言壮语”，只是酒多了，话全都让给了自己一个人说。想那夜半无眠，拥被而谈，一边是酒，一边是水，找不到了尘世的边界。

推窗望一眼窗外，风和日丽，上天池的事，就搁在一边去了。我们决定在小城住下，哪里也不去了。

后来有人问我，阜康城在哪？我一时语塞，蜗居乌鲁木齐三十年，不知道在她的边上，有一座安然酣睡的小城。后来一查，还生了得，这“物阜民康”的县名，竟是乾隆所赐。清一代的西域，漠漠疆土，边患不绝，

而阜康小城，何其幸也。

接下来，住在阜康的这几天，我们就像两个“逃犯”，沿小城曲折的小道，一次次潜出城区。我们沿着一条通往乡村的小路，漫无目的地往前走，尘土飞扬的乡村小道上，忽有一条院子里蹿出来的狗，若有其势地向我们扑来。我连忙蹲下，捡起地上的石头或者半截砖头，不顾一切地扔过去，希望砸到那一只狗头，却屡屡失手。狗没有被吓跑，它更加凶悍的叫声，唤来了更多的帮凶，半截庄子的狗都叫了出来。林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根树枝，充当近敌武器，在另一侧挥舞着，一次次逼退了群狗的围攻，一时小路上狗烟四起，搅作一团。

而我，只顾了慌乱，赤手空拳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竟然远远地躲在了林的身后，做了一场人狗大战的看客。群狗退去的时候，我扑闪着一双手，声音有些嘶哑地向林表示了英雄般的敬意。林不屑，顺手扔下了那一根曾经扫起过一地尘烟的树枝，拍了拍手说，还没有遇见过这么凶的狗。

我们结伴去往乡下的心情，被一群混杂在城乡之间的狗，给搅乱了。心有余悸，回来的时候，我们选择了一条大道，远远地避开了那一条小路和那一座有些空旷的院子。整整一天，我们谁都没有再提起这一场人狗之间的遭遇战。甚至，我以为，我们已经彻底地忘记了这一场虚惊。

有时，我们沿着一条隧道，慢慢地，进入到阜康城外的一条山谷里，远远地望见一群羊，就着春日的阳光，被晾晒在一面低缓的山坡上。山不动，云不走，一群无人放牧的羊，若隐若现。

我和林约了，经年有期，再来小城阜康，和她的山谷里，放牧一回她天空里的白云，和羊群。

榆树沟

从城里出来，穿过一条隧洞，就算是进入到山里了。天山巨大的褶皱，在春天一觉醒来，远远地看过去，沟沟坎坎上都湿气腾腾的，不知是刚刚融化了雪水，还是日前下过的一场春雨的缘故。日子是暖的，脚下便不免松软，我回头望了一眼洞口，歪歪斜斜着几个大字——榆树沟隧洞。

榆树沟，乃阜康境内无数条籍籍无名的千沟万壑中的一条。在新疆，在天山巨大的身影摇曳下的沟岔子里，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叫榆树沟的地方。我们来这里，是要参加一场关于春天的聚会。大多数人，一进到山里，就撒开了脚丫子，欢欢实实地疯去了。另一些人，正忙于烤肉和抓饭的事，对于刚刚醒来的山沟里的春天，一时还无暇顾及。有人往山上爬，和着沟底里的回声，声嘶力竭地吆喝着，不一阵子，人影便微缩了，成了几个影影绰绰的黑点，声音稀薄得可以忽略不计。

我没有勇气爬得那么远，渐渐地，脱离了这支欢呼雀跃的队伍。我捡起了一条不知谁扔在沟边的一截木棍，摇摇晃晃地往里走，身旁有稀稀落落的几个老者，倒也感觉欣喜。都说山里风大，但此刻却不觉得，走不了多远，便把多余的外衣脱了，拎在手上，或者搭在肩头，有人索性系在腰上，走起来忽闪忽闪地，虽无英武之气，却不乏英武之风。

这样的行走，定会是气喘吁吁的。有人坐下来，望一会儿天空，隔着一道山梁，日头暖暖地照下来，人便有些不好意思了。复又起身，追上前面的脚步，感叹岁月不饶人，大半截人生，眼瞅着，就没有了。

沿途，草叶返青了，总又觉得恹恹。莽苍苍一片灰黄色的山野，有几

片拱破了地皮的青叶。越是往沟里走，地势越开阔，沟谷的平地上，隐约着一片灼灼的粉红色。有人抬起头来惊呼，桃花，多么大的一片桃花！

众人欢呼着，奔着桃花而去。我愣怔着，站在那里，感觉那一片雾气笼罩着的桃花，好虚幻呀，定定地看了好一会儿，桃花山野里，真的比一场春天的梦，来得还要真实吗？

桃花是怎么出现的呢？这一弯扭曲、矮小，似乎从未直起过腰来的桃树林子，在一弯山坳里，静静地存活了多少年。往里走，桃树林里，真的是好空阔，好远好远的一树桃花，张望着远处的另一树桃花，似乎好想谈一场热烈的恋爱。

其实，顺着桃花的方向，往上看，弯弯曲曲，好长的一截山谷里，都被这个季节的桃花给蜿蜒着。浩浩荡荡，桃花绚丽的色彩，惹恼了整条山谷。

我犹疑，有过一丝幻觉。这荒寂寥落的榆树沟里，竟会深深地珍藏着如此热烈的桃花。我扳过一枝桃花，在鼻头上嗅嗅，并不觉得袭人，也许这山野里的花香，早已经在山谷里飘散了吧。

我忙呼众人，无人应声。四下里瞅瞅，一个人影也没有了，不知道刚才还大呼小叫的一众人等，此时正隐身何处。

正所谓，榆树沟里遇桃花，一片人声寻不见；春日惹得迷幻阵，他年恍作旧时闲。

山坡上的羊群

远远地，我看见那些旷远的白点，像这个春天里没有融化的雪。在远处的山坡上，有一团苍灰色的山岚，若隐若现。我站在这里，翘首眺望，远远近近的山梁上，沟壑纵横，竟然找不到一片春天的草场。

我的脚下，潮湿的黄土，正在春阳的照射下，散发出黏稠的山野气息。沿阜康城东这一片低矮而缓慢的山梁，不知不觉中，我和林就是在漫无目的“散步”中，越过了一些返青的麦田。那些掩映在“平坡”和“洼地”上的麦苗，曾经被我们误认为是一些山民的韭菜。后来觉得不对，才幡然醒悟，这荒寂的山梁上，哪有这么多无人收割的“韭菜”？

我们坐在一条向阳的土坡上，等待着阳光的检阅。而春天似乎才是这片旷野的主人，除了一阵阵掠过脊背的风，这山野里，空无一物。目光所及之处，这一片晕染着的白色“残雪”，就这样闯入了我的视野。我没有大呼小叫，只是定定地注视着这些远处的“游移之物”。有那么一个时刻，我的眼睛里充满了惊恐，我怀疑，那是一片渐渐清晰起来的墓地。想一想，在这样的荒山野岭间，突然出现一片山间墓地，该是一件多么诡异的事情！

很快，快得几乎让我喘不过气来，我在一瞬间就看见了这些羊。这些散乱的羊，胜过了积雪和白云，也胜过了关于墓地的幻觉和假想。我的欣喜是不言而喻的。几乎同时，林和我发现了远处山梁上的羊群。

有生命的荒野，才是令人信赖的。我们难以掩饰对一群羊的兴奋，甚至，我们都有过要翻过眼前的几道山梁，要去和羊群汇合的冲动。但有限的野外经验告诉我们，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愿望。

剩下来的时间里，我们几乎把所有的精力，都集中在对一群羊的猜想和议论之中了。我们已经没有别的事情可做。而散落在远处山梁上的羊群，似乎也看见了我们，或者感受到了两个游人的热切张望。羊群，在慢慢地飘过来。

我们起身做了迎接。尽管我们知道，要和这群春天里的羊汇合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们只是尝试着往高处的山坡上移动着脚步，大片的黄土，被积雪融化后的雪水浸泡着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散发出一团团雾气。这愈发使得对面山梁上的羊群，看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了。难道，这真的是我们在山野里的一次幻觉？

出乎意料的是，首先向我们走过来的，竟是一个突然出现的牧羊人，一个身材高挑的哈萨克还是内蒙古人。他是一个人从我们对面的山谷里爬上来的吗？而羊群依然散落在对面的山坡上。他走起路来有些趑趄，肩膀上胡乱堆着一件衣服还是口袋，手上的一根棍子还是牧鞭，像他的身体一样摇晃着，向着我们的方向走过来了，似乎要抛弃他身后的羊群。

我渴望着这个陌生的异族男人的到来，至少他可以解释我们在这个春日里的谜团。我相信，这个陌生的牧羊人，也已经远远地看见了我们，或者，他已经在羊群的后面，在一条隐秘的山谷里，注视了我们好久。那么，他这样翻山越岭地走过来，是要做什么呢？这是他今天放牧的必经之地吗？还是因为他意外发现了两个不速之客，要来一探究竟？

事实上，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。那个肩膀上堆着衣服或者口袋的牧羊人，远远地，就在一截土坡上停下了。他转身吆喝着自己的羊群，把肩膀上的衣服和口袋拿下来，随手丢在地上，然后，盘腿坐了下来。他甚至没有用眼睛，向着我们的方向，看上一眼。

而羊群呢？那些漂移在一面山坡上的羊，它们饥渴地埋首于荒野，已经无暇顾及这个春天的风景了。

库姆塔格的沙

多少年来，库姆塔格沙漠的远方，不曾越过我梦想的边界，只是一些遥望，散落在时光里。聚散无常，在恍惚里，我沿着这座城市的方向，奔走，然后丢盔卸甲。没有人会在一个突然醒来的梦里告诉你，那一片并不遥远的沙漠里，埋藏着你的宿命。

而关于库姆塔格的记忆，也应该是从那个春天开始的。几乎是在毫无准备的旅途中，库姆塔格以一张沙漠的面孔，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我想，自己在新疆生活了这么多年，为什么从来没有闻听过这样一座别样的沙漠呢？是我的孤陋寡闻，还是深藏不露的库姆塔格，在冥冥中，预谋好了这一次相遇。

风，猎猎掠动着踏行者的衣衫。墨镜，风衣，更有纱巾围裹着的娇嫩脸庞，大呼小叫的留影者，库姆塔格浩瀚无垠的洁净细沙，成了这些高贵的旅行者镜头里的远方。五月，应该还是在春天里，而沙漠里的阳光，却足以晒出你灵魂里细密的汗珠。

我是这一群大呼小叫中的一员。在随后的沙漠旅途上，风和沙，穿过了我的脖颈，进入到我的身体里，那一种酥酥痒痒的感觉，美妙而难以言说。我是信赖这些沙的。这些随风起舞的沙，穿过了多少时间的黑暗，在库姆塔格春天的阳光里，穿越了我身体里的黑暗。

我没有多少行囊，索性就躺倒在一面向阳的沙坡上，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。或者，会有一场宽敞而洁净的梦，那些沙上的起伏，阳光下的迷离，不可穷尽的沙漠的远方，都是我在那一场短暂的假寐里，无限伸展的梦境。可是，这一场梦，注定只是一场梦。因为，在一场声势浩大的采风

活动中，一切都具有表演的性质，舞台上结束了，观众就应该散场了。接下来，你还得跟随着这一场盛大的演出，赶场子。

为了拖延时间，我假装从一座沙丘上滑落，然后再慢慢地爬上来，耳朵里充塞着那个导游般姑娘焦急而不无埋怨的催促声。好在我还有充沛的体力和耐心，沿着一行散乱的队伍，向着沙漠的深处跋涉。遇见了几座“巨大”的沙雕，有一座就要坍塌的“城堡”，还有一片“庄园”里，东倒西歪的茅屋。最让我不能接受的，是沙雕师们，堆积了一群《西游记》中的人物——唐僧、悟空、八戒和沙僧，师徒们在这片荒寂的沙漠深处，行走何其辛苦。破烂的衣衫，残缺的脸庞上满是沙漠飘落的风尘。我不知道这些沙雕在这里存在了多久，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一处“悬置”在沙漠深处的“景点”，几乎没有引起行人们的注意。我在它们身边走过的时候，心里不禁为这些落寞的沙雕，有过一丝悲凉的感慨。唯愿，这些无辜的沙，重新挣脱禁锢，从这些缺失了灵魂的“沙雕”中解放出来，回到阔大的沙漠中去，开始它们自由而没有目的的流浪。

我也会问，一粒沙有灵魂吗？一粒沙，需要一个有目的和方向的漂流吗？问题是我无从找到真正的答案。我想，我自己何曾不是在这一场这一场旷日持久的漂流中，迷失了方向，一次次陷入灵魂的孤单和恐惧之中呢？

而阳光下的恐惧是无须挣脱的。四野空茫，长沙无垠，库姆塔格纷乱和细腻的沙粒，早已将我今生的困厄，迷途，恩怨和纠结，彻底地埋藏了。

或者，在那一个就要远去的春天里，我站在午后铺天盖地的阳光下，遇见的一场风，已经不知道将这一切吹到哪里去了。